

## 婚姻与恩义

文 / 清凌

民国大师林语堂，和廖翠凤结婚了，正当廖翠凤看结婚证时，林语堂说：“结婚证书只在离婚时有用，我们烧掉它吧，今后用不着它的。”于是，两人的结婚证顷刻化为灰烬，随风飘散了。俩人果然兑现了承诺，相依相守，不离不弃，恩恩爱爱地过了一辈子。

而同时代的著名诗人徐志摩，为了追求林徽因，不顾有了一个三岁的儿子，坚决与即将临盆的妻子离婚，使在异国他乡的妻子几乎陷入绝境。此后，他引诱朋友的妻子，与朋友妻结婚。虽满足了自己的欲望，但婚后的生活却事与愿违，并非自己所期望的。在三十五岁的英年，却因飞机失事而丧命。他再婚的妻子，余生也过的很凄凉。其实，这是他们违背了自己的承诺，触犯了婚姻与家庭的底线，而自食其果。

在传统文化中，婚姻本是神圣和美好的，二个人决定结婚的那一瞬间，代表了一生的承诺和相守。正符合上苍的旨意。上苍在造人之初，就给每个男人搭配了一个女人，正好阴阳相合，既繁衍人类，也让人生活的更有乐趣。在人类所有的关系中，婚姻关系是最神圣、庄严和美丽的。一夫一妻的制度和文明，在几十年相濡以沫的历程中，奠定和超越了一种非血缘关系的伟大亲情。古话说，家和万事兴，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是人类理应追求的生活方式；和原配白头偕老，是人们梦寐以求的美好结局。

人类的婚姻是主管婚姻的神在掌控，神根据人的德与业，以及生生世世的恩怨安排的，对人而言，无论你认为的好与不好，皆是最好的安排。若两个人中途仳离了，就是违背了神意，打乱了神给你安排的路，当然是神不愿看到的。

而婚姻的维系，并非单纯的靠感情，而是靠道义与感恩维系，这才是最牢靠的。情感其实是最不可靠的，随着时间与空间的变换，名与利的欲望，会不断发生变化，所谓的爱情也不过是过眼烟云。而“恩”与“义”则是



人类的道德准则，是约束人的不正行为的，是人内心深处必须坚守的。

同时，结成婚姻的两个人，都真为对方着想，而非只从个人的私利出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都能坚守内心的道德准则，婚姻一定是牢不可破的。男人应该明白：一个女人把一生托付给你，你当为她负责，大度包容，体现阳刚之气；女人应该明白：无论贫富，忠贞的追随，韧如蒲苇，不离不弃，展现阴柔之美。若两人都能有此想法，各尽其职，男主外，女主内，相得益彰，何愁不心心相印？常言道：夫妻同心，其利断金。这样的家，一定是幸福的港湾。

只可惜，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特别是到了现代，因无神论与进化论的影响，太多人堕入了物欲的泥潭，没有了道义，更不懂得感恩，观念已严重变异，内心不再受道德的约束，思考问题的角度都是为私为我的。为了钱，为了权，为了那点可怜的性欲，以及所谓的红颜、蓝颜等，不惜抛家舍子，不顾后果如何，只要能满足自己的需求，哪管他人的感受。因而，在当今社会，离婚率是直线飙升，家庭悲剧层出不穷，人人都找不到安全感，社会也处于不稳定状态。

人类要想获得幸福，首先家庭必须稳定，家庭稳定的前提是夫妻关系牢固。夫妻的双方都必须懂得感恩，遵循道义，归正那些败坏的观念，找回神性与善念，才能走向正路。否则，人类面临的将是无法设想的后果与深渊。



## 民间传说

# 重庆杨柳街的来历

文 / 德惠

## 错消息夫妻离散寺壁留诗续姻缘

文 / 宋宝蓝

**一自当年拆凤凰，至今消息两茫茫。  
盖棺不作横金妇，入地还寻折桂郎。  
彭泽晓烟归宿梦，潇湘夜雨断愁肠。  
新诗写向金山寺，高挂云帆过豫章。**

她在诗文的末尾署上了自己的姓氏：“扬州卢某妻李氏题。”

至弘治六年（1493年），卢瀚如愿登科，进士及第。朝廷授予他编修实录的差事，卢瀚奉命前往江西。途径扬州时，得知李氏已经改嫁的消息。

当他登上金山寺，看见墙壁上妻子所题的诗文，不禁潸然泪下。当他来到江西后，寻访富商盐船，并教仆人差吏四处传唱妙惠的诗文，往来于盐船之间二天。

李妙惠听到自己的诗文被人传唱，不免好奇，于是唤来仆人，问他们从何处得知那首诗？人们就将事情的原委告诉她。

妙惠听后大吃一惊，继而高兴地说：“原来我的丈夫还活着啊！”于是悄悄地与卢瀚约定，夜里乘舟相见。

尽管李氏嫁给谢家已经二年，依然保守着自己的贞节。谢母也为她的事迹感叹，于是支持她，满足她的心愿，让她回到卢瀚的身边。当妙惠再次回到卢家时，卢母也深感感叹。

一桩误报的消息，拆散了卢瀚夫妇的姻缘。又因妙惠诗文铭志“入地还寻折桂郎”，她对夫君忠贞的心愿和依恋，终使他们破镜重圆，找回佳偶良缘。

## 男子的担当与“娘娘腔”

文 / 清凌

又明显。

从言谈举止看，“娘娘腔”的男性非常女性化，喜欢照镜子，伸出一双兰花指的手，时不时就冒出一句：“哇塞”、“嗯哪”、“是啦”、“随便啦”，那种腔调就如小女子，让人浑身直冒鸡皮疙瘩，听着很不是滋味。

在工作中，“娘娘腔”的男性毫无担当，总是畏缩不前，遇事推三阻四。遇到一点困难，就打退堂鼓，而不是尽力克服困难，配合他人把事情做好。在家庭中，既不能成一家之主，保障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良好，也不能带领家人向良性发展，对父母缺孝敬，对子女教育没办法。

从骨子里看，“娘娘腔”的男性阳刚之气荡然无存。身板不挺拔，总是一副佝偻之躯；身子骨不强健，让人感觉不到力量。男人的义气、男人的勇敢、男人的斗志似乎都不见了踪影，代之而起的是软绵绵的身子骨，和病怏怏的仪态，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

追溯“娘娘腔”的根源，在于整体社会的变异，阴阳反背，阴盛阳衰，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在“邪党”文化的毒害下，道德滑坡，人心败坏，导致了太多的怪像。只有清除这种邪恶的党文化，让中华传统文化清洗人们的心灵，内心深处坚守正道，道德提升，人心归正，才能让男人回复到男人的正常状态。

重庆过去有条街道名叫杨柳街，随着城市变迁现已不存在了，大致位置据说在如今中华路一带，另一说是在较场口至八一路好吃街一带。据说此街居民大都为重庆土著，而四川包括重庆大部分居民皆由湖广等地西迁而来，在此背景下杨柳街就显得尤为瞩目。杨柳街为何土著居民多，因何得名杨柳，根据重庆故老相传，这和明末张献忠有着莫大的关联。在重庆人的传说中，大约有两个版本。

### 先说第一个版本。

明朝末年杨柳街一带住着一对杨姓夫妇，老来得子名为孝先。孝先成年后侍奉双亲极尽孝顺，一家人虽生计艰难却也和和美美。后来张献忠入川，杨家左邻右舍纷纷外逃，孝先父母年迈难以远行，而他又不想一人独活，因此只有困守家中照顾父母，向神佛祷告，一切听天由命。上天感其孝行，于是派神仙入梦，嘱咐孝先用杨柳插门，即可活命。同时又派神灵托梦给张献忠，指责他杀戮太多，并要求他入城之后，凡门前插有杨柳者，一律赦免。孝先梦醒后将此消息多方传告，周围百姓敬他是大孝子，大多相信他而照做。张献忠也因此梦而内心颇为惶惶。第二日，张献忠杀入重庆城，一看杨柳街一带家家户户插杨柳，当即下令保护此街百姓，不可杀害。由此，全街百姓均得幸存，成为后世大量移民入川后的唯一土著。而此街便被称为“杨柳街”。

### 再说第二个版本。

据说张献忠的部队攻陷重庆后，他带着护卫率先骑马入城时，遇到年轻女子玉贞。玉贞背着一个七八岁的大男孩，牵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在兵荒马乱中努力躲闪。张献忠见了，忽然心中好奇，勒马询问对方为何背着大的，牵着小的。玉贞不认识问话的就是人见人怕的反王张献忠，开口回答：小的是她亲生的儿子，大的是丈夫原配所生，她怕在兵荒马乱中丢了大儿子，对不住丈夫死去的前妻。张献忠听后深受感动，从路边柳树上折下一条柳枝，递给玉贞，说道：你把这柳条插在门上，我保你平安，我的军队保证秋毫不犯。他说完就走了。此时玉贞才知道对方竟是张献忠，于是玉贞安心回家，在家门口插上一支杨柳，还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邻居，于是邻居们都在家门口插上杨柳，果然得保平安。后来，这条街就叫做“杨柳街”。

这里不是为张献忠说好话，但从杨柳街的故事中的确可以看到杀人如麻的张献忠他也有敬畏神和仁慈的一面：第一个版本中，神灵托梦后果然照做；第二个版本中，也是敬重善良人，有善的一面。反王张献忠再残暴可他都知道敬畏神，敬重善良人，可见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信仰神的历史，不仅明君信神就连反王也畏惧神。与之相比，当今的中共不信神的存在，大搞无神论；对待一切质疑、反对它的人，甚至信神的修炼人都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中共不仅与中国历史上的明君圣王截然相反，就是与中国历史上的暴君反贼相比，它也是有根本的区别。中共是从根子上，从本质上彻底的邪恶，彻底的与中华文明为敌。

另外这两个版本中，杨柳街的人们都是因为相信孝先或玉贞的话，并照做插上杨柳枝才平安无事的。当今新冠病毒流行，人心惶惶，何法得平安？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法轮功学员们都是修炼人，他们洞察天机，慈悲为怀，秉承上天好生之德，真的是在大难来临之前，传播得救福音的人。他们劝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凡是相信他们并照做的人都可保平安。因为新冠病毒其实就是中共病毒，是奉天意来消灭中华文明的死敌、中共邪党及其一切帮凶、同路人而来的。一切中共党、团、队组织成员都因为是中共的一份子，而成为瘟神最终消灭的目标，只有在最后大限来临之前，及时退出中共才能得平安。而三退正是你自己插上的救命杨柳枝。